

關山難越，長江自流

文 / 蔡少正（生理學科暨生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）

～每個剛來到這裡的新進教師，都是萍水相逢的他鄉之客，偶然落足於此，除了拔劍四顧心茫然的惶恐之外，倒也有幾分江湖任我行的豪氣。除了極少數的過客，把成功大學當成逆旅之外，絕大多數的遊子，都在此落地生根，久而久之，也就真把他鄉當故鄉了！～

回來醫學院服務，彈指之間已經過了 23 個年頭。今年又適逢母校成大建校 90 週年，醫學院要編一本專刊，總編輯囑咐自我交心，寫寫個人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。我本著生於斯（大學從成大畢業）長於斯（職涯在生理所發展）的感恩之心，也就率性答應來談談個人在成大醫學院的成長之路。

記得剛報到時，所長指著電梯對面的一個房間告訴我：「你先到這間小實驗室委屈一下，5 年後第二研究大樓就會蓋好了，到時候，會給你一間大實驗室」。我心想，科學的精髓不就是「斗室乾坤大，寸心天下寬」嗎？空間大小豈是學術生涯的限制因素？所以也就欣然的接受了。後來，有位篤信風水的前輩前來指點，略謂此室位當路衝，前面幾位使用此實驗室的教師，皆未能久留，汝可找些可生根的植物栽於室前，或可消災解厄！我雖不信風水，但頗喜綠色植物，剛好老家種植萬年青，所以就順便帶了十來根，種在盆子裡，以慰思鄉之情。一晃眼，15 年過去了，萬年青換了幾盆，人倒還是同一個。風水之術，信耶，非耶？

我在那間「路衝之屋」待了 15 年，這段期間，培育了約 30 位碩、

博士生，研究也在臨深履薄的情況下，持續精進。期間雖不乏資深前輩離退，所上先進皆勸我換間大實驗室。但我一方面捨不得門前的萬年青和每年聖誕月的糖果攤，一方面也覺得比我晚到的老師可能更需要大一點的空間，所以遲遲沒有搬離路衝之屋的打算。直到登革熱爆發，風聲鶴唳，在寧可錯殺一百，不可放過一個的氛圍下，被迫移除門前的萬年青，而所內同事也諄諄勸我，為了學生，應該換一間大一點的實驗室，我才勉為其難的搬離我安身立命的寶地：82-0736。

回臺任教之時，適逢制度更迭之際。新進教師之聘任，由原本的副教授起聘，改為以助理教授聘用。我 1998 年 2 月 1 日到職，有幸被以第一代助理教授聘任。那時 6 年條款可是磨刀霍霍，也沒有什麼 6+2 或是 6+2+2 這種變通辦法，因此，如期順利升等就變成重要的生存法則。彼時，成大醫學院有兩位大老獲得教育部「卓越研究計畫」補助，大舉招兵買馬，一時高朋滿座，涇渭分明，醫學院中，非富即貴。唯我不才，未獲青睞，繼續埋首斗室之中，快樂地和學生作自己的研究。但也許是這個緣故，我的升等之路，反倒是走的比其他人都順利一些。

新進老師首要之務是選擇自己未來的研究主題。既不能和原來的指導教授太相似，怕被批評不夠獨立；又不能完全轉換跑道，讓人懷疑你是否有能力執行。我當時想延續博士班的訓練，做臺灣本土的議題。所以寫了一個和畜牧有關的生殖生理學方面的計畫，雖然僥倖獲得經費補助，但審查委員很清楚地指出：「在醫學院，為什麼要做畜牧方面的研究？」這話如醍醐灌頂，我馬上瞭解在臺灣「戶籍」和「領域」是環環相扣的，戶籍設在哪裡，就要做那個領域相關的研究題目。所以馬上改弦更張，做女性不孕症方面的疾病：多囊性卵巢囊腫和子



上圖
實驗室前的照片，
牆上掛的是一張
1000 元的美金和
學生畫的圖，右下
角有剛修剪完長出
新芽的萬年青
(2006)

宮內膜異位症。之所以選這兩個議題，是我和我的第一個博士班學生，婦產部的吳孟興醫師討論出來的。他當時在唸博士班，找我當他基礎的指導教授，徵詢我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。我就問他：「在你的專業醫療領域裡，最重要但還沒被解決的問題是什麼？」他說是多囊性卵巢囊腫和子宮內膜異位症。我就告訴他這就是我們要做的研究題目。我和吳醫師從師生到朋友，二十幾年來一直在子宮內膜異位症方面鑽研，目前全世界排名第 16 和 17。很幸運也很感謝有這樣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一起在研究的路上互相扶持。

研究工作首重創新，想要創新就不能盲目地相信權威。很多人的研究題目都是看了別人（尤其是所謂的大師）發表的文章後，開始學習（或是盲從）；或者是看現在流行什麼，就一窩蜂跳下去跟著做。在我的實驗室，所有的研究題目都是從物理化學的基礎出發，在細胞生物學和生理學的基本原則下，去思考未被解決的問題。接著用生物資訊學的方法，透過大數據分析，找出可能的關鍵點，再進行實驗。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所發表的文章，不但具有開創性，而且都被廣泛引用的原因。當然，做創新性的研究，非常辛苦，因為沒得依循，必須自創武功，想出克服技術障礙的方法，有時更得對抗權威，提出新的假說。然而，這卻也是一條比較保險的路，因為就算別人看到你的投稿論文，要複製或是剽竊，也不是三兩天可以做得的。

當然，做研究不是光有想法就行，還得要有人和錢兩種資源。人力資源，要自己培養。每個學生都得用心帶，用力教，一招一式耐心傳授，一點一滴慢慢灌溉，總有一天，他們自然會脫胎換骨，雖說不上人人都可變成任督二脈全通的武林高手，但至少能成為內外兼修的上驕之才，行走江湖足矣。至於經濟資源，就得向外部爭取了。如上所言，在冠蓋滿醫學院的年代，我是少數踽踽獨行的化外之民，研究經費只能向國科會（現今的科技部）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申請。為了爭取較多的研究經費，我的研究範圍也拓展至癌症方面，因為只有會死人的病，才有較充裕的國家經費挹注。我的第一個癌症研究的計畫是

全基因體搜尋和功能性研究缺氧誘導因子調控的基因。當時癌症只能選擇做肺癌或肝癌，但也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，得要先「靠行」才行。經過仔細分析後，我選擇了大腸直腸癌作為研究標的，所以我的申請書只能勾選「創新性研究」，而不是癌症研究。大腸癌在十幾年前，在臺灣是沒人要

（敢）做的癌症，原因竟然是「國外做得太好，我們沒有競爭力」。這正好給我機會，不會踩到別人的地盤。十幾年下來，不但靠癌症研究計畫爭取來的經費，養活我的實驗室，也讓我有機會得到國際學會的肯定而獲頒「傑出科學家獎」及「最佳被引用論文獎」，再次證明「事在人為」的鐵則。

在醫學院執教二十餘年，從少不更事的新進教師，不知不覺之間變成老而彌堅的活化石，我自覺是一個幸福的人。不管是醫學院的先進、身旁的助理學生、或是一起在這裡奮鬥的同事，都是協助我的良師益友，能有今日的發展，我只有滿懷感恩之心。然而，我也看到有一些常常感嘆「關山難越，誰悲失路之人」的抑鬱之士，一方面高歌「長鋏歸來兮」，卻無馮援之謀，一方面期待「幸承恩於偉諫」，也乏王勃之才，想要一鳴驚人，卻眼高手低，終致一事難成，書空咄咄。其實，「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」為人只要按部就班，自然可以一步一腳印，往成功的國度前進，就像「泰山不拒細壤，故能成其大，江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」一樣，做研究，必須慢慢累積，才能讓潺潺的涓滴細流，變成滾滾的長江之水，奔騰入海，氣象萬千，為眾人所仰。所以，與其嗟嘆關山難越，不如效法長江自流！■



上圖
Best Paper
Award 美國亞特蘭
大接受美國癌症研
究學會頒發最佳被
引用論文獎的照片
(2019)